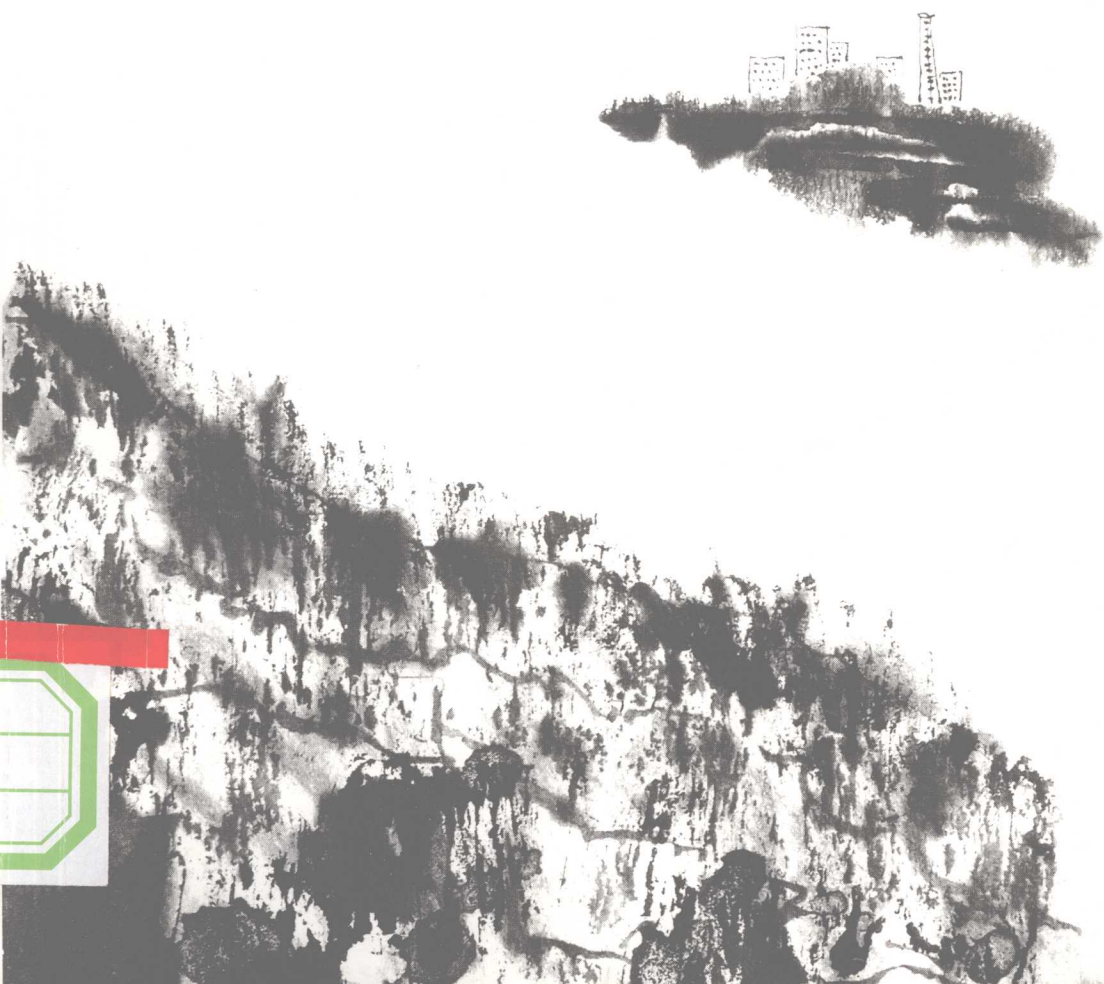


丁东 谢泳 著

文化十日谈



丁东 谢泳 著

文化十日谈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化十日谈/丁东,谢泳著. —福州:福建教育出版社,
2008. 10

ISBN 978-7-5334-5065-6

I. 文… II. ①丁…②谢… III. 社会科学—中国—文集
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4947 号

文化十日谈

丁东 谢泳 著

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:35001 电话:0591-83725592 83726971
传真:83726980 网址:www.fep.com.cn)

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7 号楼 邮编:100070)

开 本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210 千
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4-5065-6

印 数 1—7 000 册

定 价 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读者服务部(电话:010-62027445)调换。

对话时代

我和谢泳之间的学术讨论，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。把对话形成文字，最早是 1993 年。当时杨健出了一本《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》，我们读了都觉得有话要说，在一起讨论了一次，后来把整理稿投到《上海文学》杂志发表，由此体验到对话成文的乐趣。对话形式活泼自由，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，比较随意。两人意见不同，也可以在一篇文字中展示。对读者来说，对话可以比一般文章好看些。

不久，我们又请高增德先生参与对话，当时在高先生家的书房里，讨论过一系列关于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。1997 年，我在长春出版社出了一本《和友人对话》，把这些对话的整理稿都收了进去。这本书，给一些朋友留下了印象。2003 年初，经笑蜀介绍，我在北京结识了广东人民出版社辛朝毅、余小华二位编辑。余小华提到了这本书，并建议我和友人再进行系列专题对话，整理成书，由他们出版。于是，我回到太原，和谢泳、高增德、智效民、赵诚一起，围绕 20 世纪的思想、学术、教育等方面的问题，展开了一系列讨论。各自也将近几年的研究心得贡献出来，形成《思想操练》一书。没想到的是，这本书得到了知识界朋友们更多的鼓励，其中最年长的是博学多闻的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。

2004 年，有一次聚会遇到卢跃刚，他说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《冰点》周刊要从一个版扩为四个版。看了《思想操练》，他觉得很有意思，约我以对话的形式，在《冰点》开一个专栏。五人对话不便操作，建议由我和谢泳二



人对话，每周一次，篇幅在1500字到2000字之间，定名“十日谈”，借文艺复兴时代薄伽丘的小说名，表达思想解放的寓意。最初，我将《思想操练》里的有关内容，按跃刚的要求，提炼了几篇。后来感到，有新话题可说，于是和谢泳开始了不间断的对话，内容涉及共同感兴趣的教育、学术、历史、人物、读书、出版、文学、艺术乃至社会万象。

谢泳当时住在太原，我住在北京，没有条件经常面对面地交谈，于是采用笔谈的方式，通过电子邮件对话。通常是他写出一个话题，发来让我介入，或者我写一个话题，发去让他介入。

这个专栏开设了半年的光景，是否持续曾有不同意见。于是卢跃刚提出折衷的办法，让我和谢泳用笔名继续对话，《十日谈》改名《双城记》。笔名梁子民和毕文昌，也是卢跃刚起的。《双城记》取自狄更斯的著名小说，我和谢泳的确居住在两个城市。去年他从太原调到厦门大学教书，空间距离更远了。原来一两个月能够见一面，现在一年能见两三面就不错了。好在有了互联网，空间距离不成为讨论切磋的障碍。

世界已经进入对话的时代。在20世纪，人类长期处于对抗的时代。冷战结束以后，对话逐步取代对抗，成为新世纪的时代潮流。不同民族、不同宗教、不同制度、不同肤色的政治领袖，频繁举行多边或双边会谈，使全球和平的因素增长，战争的威胁降低。有朋友预言，中国也将进入对话的时代。这主要不是指我和谢泳这样的学者之间的对话，而是掌握权力者和争取权利



者的对话。对话不是训话，对话意味着双方的平等。在学术领域、文化领域应当平等对话，已经成为知识界的共识，也有较大空间。但是在官民之间，对话的平台还有待发育，对话的机制还有待生成。公民议政，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，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。在这方面，关心国家前途的中国知识分子理当有所作为，也是我和谢泳的追求所在。

我和谢泳在《冰点》的对话，至今已经持续了四年多。卢跃刚离开《冰点》周刊之后，继任者杜涌涛和编辑徐百舸继续邀请我们开设这个专栏。四年下来，已经积累了近二百篇。承福建教育出版社好意，让我们分门别类，将这些对话编成《教育放言录》和《文化十日谈》二书出版。好友老村以长篇小说《骚土》名世，近几年拿起了画笔。他的文人画自成一家，颇能传达士人风骨，朋友们看了无不称道。我请他以丹青为对话集增色，他欣然同意。此书面世之际，我谨向卢跃刚、杜涌涛、徐百舸，向老村，向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，向所有鼓励我们对话的朋友，表示真诚的感谢。

丁 东

2008年9月

目 录

士林风骨

- 束星北：科学界的“陈寅恪” / 3
- 被遗忘的国士伍连德 / 7
- 徐璋本的思想 / 10
- 社会贤达的作用 / 13
- 硬骨头章乃器 / 16
- 文化领袖为何缺位 / 18
- 大律师张思之 / 21
- 农学家董时进 / 23
- 钱锺书的另一面 / 27
- 胡适也曾讲硬话 / 30
- 政治和人情 / 32
- 科学家与家庭妇女 / 35
- 名家文集与学术公器 / 38
- 老舍的悲剧 / 41
- 冯友兰的变化 / 44
- 报人王芸生 / 47
- “星期论文”的启示 / 50
- 徐铸成和戴煌的回忆录 / 53

理解陆兰秀 / 56

孙越生的思想遗产 / 60

史海寻帆

学习历史和思考历史 / 65

历史学家的人生价值 / 68

私家修史的意义 / 70

回到傅斯年 / 73

史料应用的道德 / 76

“延安研究”的新收获 / 79

旧体诗的思想史价值 / 81

地方史的精神境界 / 85

当代传记作家的史学素养 / 88

日记和学术史 / 91

书信里的历史 / 94

学术史分期的当代意义 / 97

雾里看花为哪般? / 100

回忆录靠不住 / 103

回忆录的生命是真实 / 106

民间文物的意义 / 109

博物馆与公共生活 / 112

知识产权和历史责任 / 115

沈嘉蔚的历史情怀 / 118

被遗忘的历史是真历史 / 121

从报告文学到口述历史 / 123

代沟与历史 / 126

谁是历史文化的守护者? / 130

书山有路

- 编辑的理想 / 135
- 回望“丛书热” / 138
- 关于“印客”的思考 / 141
- 专著的时代 / 143
- 杂志书的发展空间 / 146
- 奢靡之风的背后 / 149
- 阅读率为何走低？ / 151
- 黄皮书的功能变迁 / 154
- 敬业在民间 / 157
- 如何突破图书馆发展的瓶颈？ / 160

文艺乱弹

- 谁养活了作家？ / 165
- 中国当代作家为何如此不谦虚？ / 168
- 近期中国文学界的评奖 / 170
- 评委的公事与私事 / 173
- 重说《伤痕》的意义 / 176
- 王小波的文学史地位 / 180
- 文学期刊与公共生活 / 183
- 儿童文学与公民意识 / 186
- 从文学家到法学家 / 189
- 别人的生活和生活 / 192
- 两个不同的画展 / 195
- 星星的启示 / 198
- 呼唤现实主义 / 201

寻求多方共赢 /	204
音乐与思想 /	207
文化行业准入大可不必 /	210

国是公议

人口问题需要集思广益 /	215
节日不是制造出来的 /	218
奥运场馆的喜和忧 /	221
建立公共财政需要民间推动 /	223
保护环境与公共政策 /	225
削减官车与生态文明 /	228
生态危机与东方智慧 /	232
司法行为的道德导向 /	235
宽容是政治智慧的核心元素 /	238
尊重不同的选择 /	240
社会应当鼓励青年做大事 /	243
选拔官员不妨把目光投向青年志愿者 /	246
由学者从政到专家治国 /	249
竞选是个好东西 /	251
灾难中的希望 /	254

士林风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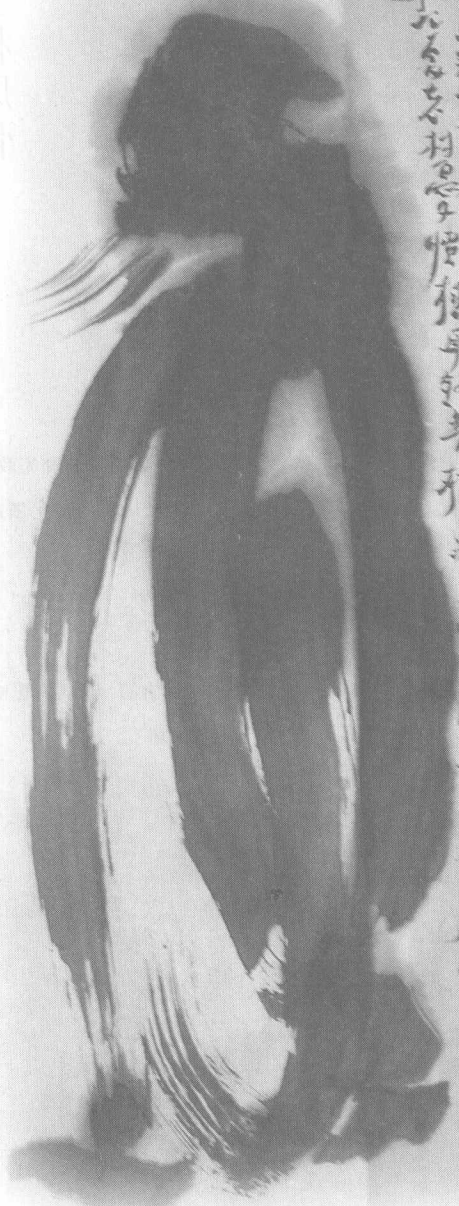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的发展和建设，需要广阔的天地、自由的空间，需要法治和宪政环境的保证。虽然政治权力和金钱的力量不能打造公众认可的文化领袖，但政治宽容却是文化领袖产生和存在的空气和土壤。

——丁东

从经验来说，政治选择的差异对朋友间的感情是有影响的。但再有影响，也有一个底线，不能因为政治原因而把日常人伦都破坏了。

——谢泳

竹林風韻



風雨同舟
 不意竟有此
 事
 丁亥年
 吳昌碩



束星北：科学界的“陈寅恪”

谢：最早知道束星北是十几年前。我喜欢看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杂志，记得上面曾发表过一篇介绍束星北的文章，当时的感觉是，中国还有如此聪明的物理学家。作家出版社出了刘海军的《束星北档案》，这个历史人物的命运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想到前几年陆键东的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，如果这两个传主好有一比的话，可以说束星北就是科学界的“陈寅恪”。

丁：很多年前，我也听王一方说过束星北，当时他在青岛出版社，我帮他组织过一套丛书。从他那里，知道束星北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。但是看了刘海军的书，还是感到极大的震撼。以前还没有人把束星北和陈寅恪相比过，因为两人的专业不同，个人命运也不相同。但有一点不约而同：陈寅恪表示了如果让他出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，请允许不宗奉马列主义的时候，束星北也向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华岗提出，自然科学第一，马列主义哲学第二。他们在当时都是有独立信念的人。面对强大的意识形态，他们都力图坚守专业的底线。如果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，这两个人有相当的代表性。一文一理，可以说是独立知识分子的缩影。

谢：耐人寻味的是，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华岗，命运比束星北更惨。他在束星北被打成右派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，关进监狱，郁郁而终。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。

丁：纵观束星北的命运，不能不思考一个事实，同行、同事和同学，在1949年时的去留问题上，当时看不出什么差异，但几十年后一比，人们多有

叹息。

谢：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不久，在美国的哲学家王浩回中国来，当时穆旦去看他，两人感慨万千。他们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，但几十年后王浩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，而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穆旦，却当了多年的反革命，直到临终前，才重现于文坛。

丁：陈寅恪当年也有大体类似的情况。据说那时傅斯年开过一个名教授的名单，但许多人没有听他的劝告，其中多数人的命运不好。像陈寅恪和束星北，是中国难得的奇才，可惜最后都是“千古文章未尽才”。李政道是束星北的学生，他走了，得了诺贝尔物理奖。吴健雄是束星北的学生，她在美国也取得辉煌的成就。

谢：如果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，连束星北这样纯粹的科学家，都要视为罪人，那真是民族的悲哀。

丁：在时代和个人之间，虽然我们不能说个人完全没有责任，但个人的命运最后是由时代决定的。个人是无力和国家对抗的。

谢：束星北是在外省遭遇了不幸。如果在中心是不是会好一点？

丁：从个案观察，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因素，但还是时代的问题，中心也有许多悲剧。你可能注意到了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关系。他们是同一量级的物理学家，又是好朋友，但王的命运却顺利得多。当然与他后来从事国防方面的研究相关，加上他的个性平和，所以命运不同。

谢：我不了解王淦昌。但他能在许良英被打成右派，回到农村以后，长期按月资助他35元生活费，说明他的性格也不完全是平和二字。可能和束星北相比，他不那么锋芒毕露。像束星北那样，在王竹溪被山东大学请来作学术报告时，跳上讲台，当面弄得他下不来台，个性也太强了。中国是一个讲面子的国家，束星北这种个性，是比较罕见的。

丁：天才人物都是富有个性的，难免被看成怪人。我们常常感慨中国的科学和学术一代不如一代，其实不是我们没有人才，而是有人才不知道爱护。50年代，山东大学要送青年物理教师到前苏联留学，其实束星北的学术



造诣在前苏联物理学界之上。李政道在“文革”中期回大陆，当时领导人说中国出现了人才断层。李政道说，他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大陆。

谢：中国文化中本来有敬重读书人的习惯。但经过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，知识分子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。

丁：有才能的人为什么不能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保持平衡？而最后受害的又总是这些天才？

谢：不光是怎样对待天才的问题。那个时代，正直、坦荡的人格都没有存活的余地，天才更是在劫难逃了。特例什么时候都有，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，普遍命运不好确实是一个基本事实。

丁：这本书的写法也很有意思。全书有三个声部：一个声部是原始档案，一个声部是作者对知情人的口述采访，一个声部是作者的分析和叙述。三个声部互相穿插，构成一部深沉的历史交响乐。

谢：在近年的出版物中，此书无疑是少有的力作。作者为写这本书，用了十五年的时间。不是十年磨一剑，而是十五年磨一剑。作者对传主活动的历史背景也下了很大的工夫，这在浮躁的年代都很难得。



被遗忘的国土伍连德

丁：最近，我读了王哲的《国土无双伍连德》（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 年出版），感慨良多。一个从瘟疫中挽救了中华民族千百万生命的人，一个开创了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人，一个真正得到世界尊敬的科学家，去世还不到半个世纪，但过去我竟然不知道。

谢：非典以后，关于中国近代防疫史方面的研究很多，提到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，自然要提到伍连德。我过去读过一本《成功之路——现代名人自述》的书，由良友出版公司 1931 年出版，其中就有伍连德的自述。

丁：伍连德出生于南洋，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，1903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。后来他应袁世凯之邀，回中国办学。1910 年东三省鼠疫突发，年仅 31 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，以总医官的身份赶赴一线，准确地判断了病因病源，提出了有效的对策，并迅速动员朝野力量，协调渗透在东北的俄、日等外国势力，用四个月的时间，成功地阻止了鼠疫的流行。这在世界流行病史上，是空前的创举。

谢：1910 年东北鼠疫的防治，伍连德自己曾有较为详细的叙述。东北疫情过后，曾出版过三册《东三省疫事报告书》。这套书我在旧书摊上买到过，后来送给了曹树基先生。他用这个材料完成了一篇论文，前两年发表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杂志上。

丁：前几年，我们经历了非典，亲身体会了流行病对人类的威胁是多么严重。无论多么自负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企业家，在流行病面前，都不得不